

天涯地角

刘鸿渝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天涯地角

刘鸿渝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鹿山学院

图书馆藏书

097070

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



d0970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涯地角 / 刘鸿渝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4

ISBN 978-7-229-01883-2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瑞丽市
IV. ①D619.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810 号

天涯地角

TIANYA DIJIAO

刘鸿渝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周显军 伍 艳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21 字数:363 千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978-7-229-01883-2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写一部反映云南省边境地区伟大历史变迁和各种传奇故事的长篇小说,这是我多年的向往,也是我文学创作的理想。

我 1966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县这座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工作,一眨眼就过了 20 年。在瑞丽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我天天接触并熟悉这里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有的是解放初就来边疆进行开发工作的革命前辈,有的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年轻后代,还有的是党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当地少数民族干部。

几十年来,瑞丽由一个原始的、落后的、闭塞的部落小城,一跃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成为了云南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被誉为西南地区的“小深圳”“小蛇口”。这座小城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它敢学敢闯,有很多感天动地的传奇故事,瑞丽江的波涛,催生了边地的英姿、景颇山的魂魄,铸就了边地的性格,这座遥远之城、美丽之城、神秘之城本身就是一部气势磅礴的进行曲。

瑞丽是个少数民族跨界而居的边境城市,它的民风民俗、它的民族歌舞,是我多彩的生活体验,也是我永远不会满足的精神享受,回忆在瑞丽度过的宝贵青春,是五彩缤纷的、幸福难忘的。

以瑞丽民族地区为背景的各种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多,但几十年波光潋滟的生命缩影却很少。虽然我后来调离了瑞丽,但瑞丽的人物、瑞



丽的风情、瑞丽的形象、瑞丽的性格，中缅两国的友谊，一直是我文艺创作的巨大动力，我曾发表过 4 篇小说、11 篇散文、120 多首诗来怀念和歌颂瑞丽，但创作长篇小说，这还是第一部，这是血肉的联系、灵魂的回归，当然，也是激情的迸发。

在我 65 周岁的时候，终于提起了描写天涯地角的文笔，而且越写越来劲，越写越愉快，没有想到竟然会一气呵成。

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山川地名基本上也是真实的，但所有的人物形象是虚构和浓缩的，因为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通讯，望读者切切不可对号入座。

尽管作品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是我这名在边疆成长起来的普通作家最大的努力和血汗的结晶，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Contents

目 录

自序 / 1
天涯地角 / 1

第一章 / 3

- 一 / 5
- 二 / 9
- 三 / 16
- 四 / 20
- 五 / 23
- 六 / 30
- 七 / 36
- 八 / 43
- 九 / 48
- 十 / 58

目

录



十一 / 62

第二章 / 69

一 / 71

二 / 76

三 / 82

四 / 87

五 / 91

六 / 94

七 / 99

八 / 104

九 / 110

十 / 114

十一 / 125

十二 / 133

第三章 / 141

一 / 143

二 / 149

三 / 154

四 / 160

五 / 162

六 / 166

七 / 171

八 / 177

九 / 183

十 / 196

十一 / 203

第四章 / 211

一 / 213

二 / 220

三 / 226

四 / 231



五 / 237

六 / 245

七 / 256

八 / 261

九 / 267

十 / 274

第五章 / 279

一 / 281

二 / 292

三 / 296

四 / 306

五 / 313

六 / 318

七 / 325

目

录





天涯海角



发生在福照街和东风路交口两派武斗的枪声终于静下来了，街道和人行道四处都流着鲜血。

这是 1968 年的 5 月，昆明的鲜花盛开，但两派的“武卫”也在升级，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四川大学中文系 66 届毕业生江流洋好不容易在翠湖边的省警备区群众接待站里面找到了云南省军管会大学生分配办公室。

办公室一位姓易的陆军军官热情接待了江流洋，因为他没有肩章，分不清他的级别，只知道是副主任。他喝了一口水，一只手指着墙上的地图，一只手指招呼着江流洋，沉重地说：“同学，云南和你们四川一样，到处都在搞武斗，无法进行大学生分配，分配了也无法去报到，你们的再分配，真要去，只能去边境一线，因为那里不搞文化革命，只搞正面教育，更没有武斗，去那里，也符合中央 96 号文件的精神，大学生统统要分配到县以下的基层单位。怎么样？小江！”

江流洋已经毕业快两年了，中间参加了一年的文化革命，求职心切，他笑了笑，高兴地回答：“好哇！只要能分，都行。分到哪个边境？”

易副主任也笑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文革”前毕业的重点大学的末代大学生如此爽快。他把江流洋拉到地图前，诚挚地说：“我建议你到瑞丽县去！瑞丽一中正需要两个语文教师。”

“瑞丽！”江流洋仔细看了看地图，在西南最边上的国境线角落，终于

找到了它：“这简直是天涯海角了！”

“不是！”易副主任打断了江流洋的回答：“那里没有海，只有江，可以说是天涯地角。倒是个好地方啊！我在那里待过，头顶香蕉，脚踩菠萝，跌一跤下去，还可以抓一把花生。有竹楼、有江河、有傣族姑娘、有外货市场，花生米才5角一市斤，猪肉7角一市斤，简直是人间天堂。”

“真的有那么好？”江流洋的眼睛亮了，有点不敢相信，高兴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我骗你干什么？哪里像昆明，连大米饭都没有吃的，天天吃包谷面！”易副主任又喝了一口水，接着和气地说：“你还是学文学艺术的，你听说过有首歌叫《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吗？”

“听说过！还唱过！”江流洋立刻回答。

“你知道吗，那就是唱的瑞丽、啊——呀，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遍地开花朵朵香……！”易副主任非常自然地哼起了歌曲，哼了几句，又说：“我们在那里天天唱，傣族姑娘更是喜欢唱！”

“好，我去，您给我开分配的报到证吧！”江流洋被迷住了，生怕错失良机，立刻斩钉截铁地要求。

易副主任说：“好！但愿以后我们还能在瑞丽相见，那时，你可是主人了啊！要唱傣歌来欢迎我哟！”

晚上，江流洋回到住的东风旅馆。他的隔壁住着几个因路上有武斗而无法前进的货车司机，这几天已经和他们混熟了，他进屋去兴奋不已地给他们述说了自己已经分配定了的事情，还把易副主任的赞美语也向他们讲了。

“好个屎！”一个中年司机说，“你上当了，什么有一个美丽的好地方！远看绿树成荫，近看牛屎成堆，是一个要命的鬼地方！你没有听说过吗？要去瑞丽坝，先把老婆嫁，死在牛屎堆，没有人牵挂！”



第

一

章





夜幕降临时,江流洋搭坐的解放牌货车像一只离群的黄蚂蚁栖息在滇西幽深的峡谷边,深不可测的澜沧江在不知疲倦地咆哮,仿佛鸣奏着一场气势磅礴的大型交响曲,江上晃动着的铁索吊桥像扬琴的钢丝弦一般,和这咆哮的波涛发出永久的共鸣。陡峭的石壁,矗立的险崖,由于千百年风雨和浪花的剥蚀,使这峡谷变得富有生气和层次,那身高冠大的核桃树,则见缝插针,把两崖的山岭盖得厚厚实实。

这是他们从昆明出发西行的第三个傍晚,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才认识的小县城——漾濞。

县城是古老的,与世无争的,他们下榻的路边旅馆则是从远古中流传下来的破庙一般的房屋:陈旧、肮脏、全部木质结构,静坐在大山之下铁索之上,它也是与世无争的。江流洋站在那断桥残垣旁边,心里升起了微微的苍凉,突然想起了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历史篇章,诸葛亮当年是不是从这样的断桥冲过去的呢?七擒孟获,不但冲过了澜沧江,而且还飞过了怒江,直抵八莫,啧啧,真伟大!

他正幽思不断、感慨涕零之时,旅馆面前公路上一片雀跃,这是同车的大学生们在玩排球。

“小江,来一个,托起来!”江流洋刚刚走到圈边,一个飞快的白色圆球也同时在他眼前的空中翻滚。

江流洋使劲地托起来,赢得了大家的喝彩:“好哇,再来一个!”

白色的排球在空中被抛来抛去,它的生命就是在抛弃中存在。

这群衣着零乱而邋遢的大学生,有北京的、山东的、四川的、重庆的、福建的、广东的,也有云南的。这时,离江流洋办报到证已经过了四个月,



云南省革委会已成立了,云南省大学生的分配工作也在进行中。但是,客运班车仍未恢复,这辆昆明市清洁大队的解放牌货车是云南的大学毕业生几经周折才找来的。驾驶员是保山人,他母亲病危,又没有客车,所以才开车回家,客人的车费,通通要交到掌权的“造反派”手里。坐在这辆车上的还有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云南农业大学的本省毕业生,他们也通通是到滇西县以下的单位报到。

清洁大队的车,平素是装垃圾的,今天却装了一车臭老九大学生,合乎潮流。不过,车上拥挤,空气也很郁闷,尤其是那几个北京、广东的女学生,垂着头,一人抱着一个心爱的热水瓶,像抱着一个初生的宝贝婴儿,在车上无力地晃动,充满了难言的苦衷。

横贯云南东西的这条公路叫滇缅公路,又叫昆畹公路,它还有一个非凡的雅号:史迪威公路。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是由美国将军史迪威策划、云南各族军民赶铺出来的。公路两旁长着一行行漂亮的小叶桉,白云在上空高高地飘拂,一片一片,洁净而透明,一簇一簇,柔软而妩媚。可以说全国任何一个省的公路都没有这里的弯急坡陡,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隔着横断山,怒江和龙川江之间隔着高黎贡山,一个“横断”,就叫人心惊肉跳,一个“怒”字,几乎把人吓回去十万八千里。

车过楚雄、车过南华、车过大理……路上检查他们证件的,有拿钢钎背长枪的,也有拿锄头挂大刀的……

排球,排球,排来排去,谁也不想收留。

一个个大学生也有些累了,走近了江边的简易餐馆。虽然是在车上才认识的,但都很有礼貌,不玩球的也没有先吃,而是先买好菜在那里等着。这山沟里的特产是核桃,他们的主菜也是桃仁,辅之以桃片、桃酥,吃得还特别的香。

坐在江流洋对面,说话不多的是调干毕业生姜明义,也是分到瑞丽一中的物理老师。他只是对江流洋笑,笑得很深沉,吃饭也很来劲,就是话不多,他是昆明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而且就是昆明人。

“姜明义大哥,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学校的师友了,请你多指教照顾。”江流洋看见姜明义比自己大,中山服又很整洁,不仅像个大哥,而且像个大领导,主动和他搭讪。

“瑞丽那个鬼地方,我也没有去过,远得像天边地角,要走七八天,有



的说好,有的说坏,莫客气,以后还不知谁照顾谁呢!”他喝了一口汤,微笑了一下,城府很深地回答。

又过了两天,在夜幕朦胧时候,这辆大篷车像受了伤的老马终于跛进了目的地——保山。

江流洋在大学时就爱写诗作文,他赞美过扬子江畔巍峨叠起的群楼,赞美过蜿蜒曲折的沱江清流,赞美过峨眉金顶变幻莫测的云海,赞美过森森古柏掩隐着的杜甫草堂。然而,当他来到保山招待所憩息时,这个对生活十分敏感的青年学子和那些北京、广东的女大学生完全不同,却有了更强烈的赞美欲望。是的,沿途那滇池的浪谷、彝寨的羊群、苍山的雪峰、洱海的白帆、原始森林里古老的藤蔓,史迪威公路非凡的气势,还有那奇异的少数民族装束,更有如唱山歌一般的口音……

保山,其实早就在他心中,500多年前的成都新都老人杨升庵和爱妻黄峨的故事,在大学读书时就打动得他感叹流涕。这位明代状元,因直言皇上,被庭杖、革职、谪到云南永昌卫。永昌卫,就是今日之保山,那时他才37岁,从此长期流放边疆,直到72岁死于永昌戍所,他著书立说,名传千古。

新都还出了另一位老人,那就是现代作家艾芜,他的《南行记》写的就是他从保山、莲山一直跑到缅甸的传奇经历。

如今,江流洋这个“文革”前的末代的大学生踏着杨升庵、艾芜的足迹,来到这古老的边城永昌,而且也是从成都发配出来,真是巧合。杨升庵充军只到了保山,而他还要西出边关400里,真使人有失落之感,但一想到升庵老人翻山越岭到保山,40年不得归家;艾芜老人背着行囊,步行几千里,和毒蛇猛兽拼命,才把山路走通,自己的心态真是相形见绌。虽然坐的是清洁队的大篷车,但也不知道比两位老人舒服了多少倍;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充军”,这么多年轻人一道呢!江流洋的心又热了,当天晚上,他就邀姜明义和其他同行者去太宝山寻访升庵庙,大家都说太晚了,一个也不去,他也只好在房间里提笔乱写:

滇西高原一保山,稻花飞香浮云间。

太宝古庙景色好,升庵伟迹留天边。

今日步尘来永昌,浮想联翩志入天。

西南山河处处美，何必时时恋四川。

第二天，在招待所重新进行了组合，又找到一辆要开到芒市去的货车。这辆车上，到芒市、瑞丽的大学生就多了，如：分到瑞丽民族医院的重庆医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韩素渝，还有她的丈夫，也是分到瑞丽一中的巴蜀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王蜀斌；也有分到瑞丽一中的昆明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生卢绍秀，她的丈夫、同一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李阳冲，他们俩都是滇西腾冲县的人；当然，也还有那位随从大流的姜明义等。除了大学生外，还有当地的职工、干部、老百姓，如有一位从成都探亲回来，1965 年就到瑞丽农场的成都支边女青年陈丽蓉；更叫人觉得奇怪的还有一位满口北京话的男子，有 40 多岁，名叫吴德卿。

第二天的公路就更加险峻了，山，是立体的山；路，是立体的路；植物，是立体的植物；气候，是立体的气候，这就是从保山飞过怒江的感慨，在老鲁田还凉意丝丝，下到惠通桥就叫你闷热憋气；在松山，尽是北国针松，到南天门，则是不见天缝的阔叶雨林，哪怕是悬空的石岩也仿佛有了绿色的生命。

山也变、水也变、树也变，大地的色彩全变了：保山的灰色、施甸的褐色、龙陵的黄色全部隐退了，眼前是一片整体的绿色。肥大的香蕉树、奇异的木瓜伞、圆的大菠萝、飘动的翠竹林，有的绿得耀眼，像泼了墨的玉，有的绿得动人，像要滴出来的水；有的如蜡，有的似羽，有的若烟，有的像河！

江流洋激动了，在车上又凑成了这样的诗句：

层层青松排排柳，千山万水陪我走。
蝴蝶泉边风光好，五朵金花献美酒。
怒江峡谷飞铁索，悬崖陡壁挂猿猴。
彩云带我落平坝，香蕉簇拥菠萝球。
景颇姑娘高山笑，傣家少女水中游。

.....

一群服装俏丽的傣族姑娘正在路边呀啊依呀地欢叫，仿佛是在夹道



欢迎大学生的到来。

二

啊,芒市到了!金鸡鸣啼的城市,唤醒新生命的城市,充满了跳动绿色光环的城市。

货车一溜风地把江流洋他们拉进了芒市宾馆,大家把行李卸下来,都在平房的房间里休息,这宾馆有点像军队的营房。

江流洋却没有休息,他对于芒市,有一层永久的记忆,追根溯源,那还是童年时代的幸福时光。

1957年1月上旬,他还是重庆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有一个星期天,他和同学正在篮球场上玩耍,突然,从小龙坎方向向学校里面开来一串小轿车,那时叫“小包车”,有六七辆,就停在球场边,从车上下来了许多领导人,第一个是重庆市长任白戈,接着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其他随员。江流洋他们围着小汽车好奇地看着,也没有警察来驱赶。作为初中的孩子,江流洋对总理当然是知道的,但对他伟大的业绩和崇高的人格理解得当然不如后来懂得了那么深刻,因此,在那种动人的现场也不可能像现代人一样,有机会就上去握手照相,但在他们幼小的心绪中仍然充满了兴奋、意外和幸福。

接着,他们看到校长扶着一位大家都不认识的老人从体育场边的休息室走出来,这也许事先就安排好了的。周总理则大步迎上去,扶着老人问寒问暖,缓步前进,贺副总理、任白戈市长紧跟在周总理身边,他们绕着足球场边的林荫道走了一圈,然后就上车匆匆离去了。

这是周总理专门来看望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老师。

这期间,《重庆日报》头版头条也登了重要消息:周总理访问东南亚有关国家,并在云南芒市参加了中缅边民大联欢,之后结束了对缅甸、巴基斯坦的访问回国,途中正在重庆停留。重庆日报还用了整版篇幅刊登了芒市中缅大联欢新闻图片和文字报道。有跳舞的、献花的、洒水的、开会

